

包羅世間萬象喜怒哀樂的 The Museum of Everything

撰文／朱瑄文 圖片提供／Kunsthal Rotterdam 圖片版權／The Museum of Everything



作者 Calvin and Ruby Black，1970 年。

最近參觀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美術展，就是剛在鹿特丹藝術廳落幕的 The Museum of Everything。這是於 2009 年發源於英國倫敦的藝術巡迴展，搜羅 19 到 21 世紀，來自世界七大洲共一百多位藝術家的作品。他們的身份很特別，都是非科班出身、從未受過藝術專業訓練、非學術、非正式、不自覺或未被發掘的藝術家。

今年二月，當裝著一千多件藝術品的木箱與貨櫃被工人抬進鹿特丹藝術廳時，館長嚇呆了！這是荷蘭第一次接觸另類非科班藝術，也是史上最龐大、最完整的非科班美術展。館長很擔心到底這個前無先例的展覽要如何全部裝進藝術廳的二樓大廳，她估計，只好相信 The Museum of Everything 的籌辦人 James Brett 了！

這位創辦人兼籌辦人到底是誰呢？他的目光為什麼會集中在「非專業藝術家」的作品上？這些作品是如何被發掘的？這些作品與一般主流藝術，也就是我們平常在美術館看到的藝術品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同呢？從未受過專業訓練的藝術家也能被稱

為藝術家嗎？還有，這些作品的一百多位創造者，到底都是些什麼人呢？

籌辦人 James Brett 是來自英國的電影工作者，當他在美國環遊旅行時，開始對美國本土民間藝術產生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從未受過專業訓練藝術家」的作品。他開始收集這些藝術品，經年累月地，逐漸醞釀籌辦展覽的計劃。

這些作品被排擠在主流藝術範疇之外，因為對許多創作者而言，這是他們的「偏執」、「著迷」、「治療方式」或是「習慣」。這些創作者，不懂得藝術業界的行情、形象、行銷、包裝、計算和金錢，缺乏對藝術史的認知，對自己創作的意義、目的或價值缺乏野心。這些藝術家，不為了得到什麼、成就什麼而創作，不盲從主流藝術文化，無需跟隨藝術史的趨勢，不必配合大眾或品鑒者的品味，不在乎他人的評價，不依附任何人的價值或偏好，更不需做作假裝自己是藝術家。他們是完全自發的、純粹的、甚至天真的，為了抒發心裡的感受，為了控制自己的瘋狂，為了減輕内心深處的憂鬱，為了消滅滿胸滿腹的憤怒，為了關掉腦子裡惱人的聲音，為了讓自己平和安靜……。這些藝術家很少有「正在創作中」的意識，更別提藝術價值、收入、展覽、畫廊這些世俗的觀念了，但其作品遠遠超出一般藝術的框架，非常直接地震撼人心。

他們是社會大眾、是平常老百姓、是你我身邊的人。他們是大樓的保安、醫院的警衛、肉店老闆、工廠女工、木匠、電工、建築工人、清潔工、退伍官兵。他們也是社會邊緣的人、唐氏症患者、自閉症患者、精神分裂者或患有其他精神疾病者。他們有種許多人無法理解的偏執，總是對某些事物極端的著迷與執著。或是，他們的心裡藏著深深的悲哀、無法吐露的羞恥、無法逃避的恐懼或無處抒發的憤怒。他們就是你、就是我。他們創作的狂熱，達到不可思議的熱度，但卻是他們生理與心理上的基本需要，是他們的救贖。他們藉著創作的過程，與自己對話。



5



鹿特丹特訊

走進 The Museum of Everything，我沒有看到平常美術展館的中立與冷漠、刻板與僵硬，我發現溫馨、友善、親密，我知道，許多作品都是在住家的客廳，甚至醫院病床上創作出來的。我體驗到夢想與儀式，和對細節的重視，我想，這就是創作時的氛圍吧！由於上千件作品數量龐大，鹿特丹藝術廳二樓的每一點面積、每一個空間、每一個角落，都被珍惜地使用，這種緊湊與豐富是我未曾體驗過的。每位藝術家的風格都迥然不同，但親密地緊靠在一起，卻並沒有什麼不妥。展覽設計好似夢幻的迷宮引人入勝，作品完全超出一般美術展的範疇，包括：近兩百張記錄天氣的色鉛筆風景畫、創作在鐵皮版上的油畫、巨型畫作、超迷你袖珍畫作、木雕、泥雕、鐵雕、布娃娃、服裝、模型、筆記本、精密的建築設計、都市風景畫、用回收物製作的車輛、用廢棄品做成的火箭與槍枝、十九世紀的超小型惡魔繪畫、用紙盒做的停車計時碼表……。

The Museum of Everything 讓許多藝術家的作品受到主流藝術界、社會大眾甚至收藏家的重視，衍生出無數的個人展與團體展，包括 2013 年第 55 屆威尼斯藝術雙年展，以及在倫敦、巴黎、莫斯科與威尼斯的巡迴展。鹿特丹展出的作品非常豐富，是荷蘭目前最大規模的非科班出身藝術家美術展，在此為大家介紹幾位藝術家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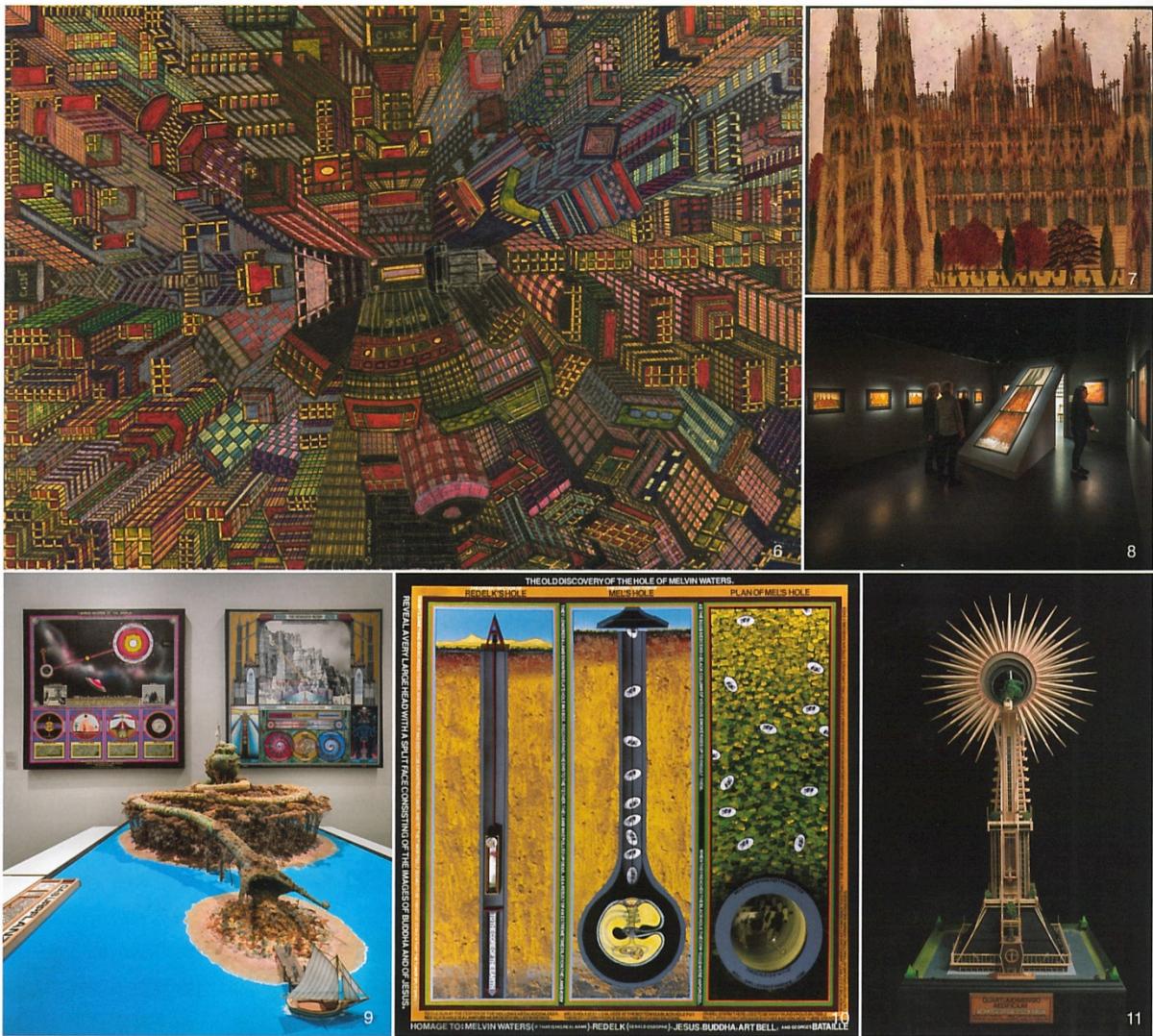
Henry Darger 是來自芝加哥的醫院保安門警（1892-1973），他的大幅畫作佈置在整個展覽的壓軸位置。夢幻般的場景、童話故事的劇情，從遠看就好似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插畫，仔細一看，我不禁為之戰慄。一絲不掛的兒童受到官兵射殺、孩子們逃避戰爭的烽火、被斬首的娃娃頭放在紀念碑上、被捆綁殘殺的孩子們、玩弄槍枝的裸體兒童們、更多更多的被虐待殘殺的孩子們 … 這些圖畫反映著作者童年經歷過的孤獨、無助、壓抑、處罰與虐待，以及守護幼童的赤忱。畫中天真可愛的孩童、美麗夢幻的背景，在在與恐怖的故事內容形成強烈的對比，令人毛骨悚然！（圖 2.3）

來自中國西安的郭鳳怡（1942-2010）生前是工廠女工，原本為了減輕身體上的病痛而每天練習氣功，沒想到各種符號、圖案與線條不斷湧入她的腦海，必須用畫畫的方式才能舒暢身心。易經、八卦、伏羲、神農等古老中國的哲學與神話，都是她的創作靈感與動力。郭鳳怡的非科班出身，在中國當代藝術界引起相當大的爭論，卻在國際藝壇受到極大的推崇。（圖 4.5.）

Mamadou Cissé 來自非洲的塞內加爾（1960-）是位麵包師兼保安警衛。別看他的作品充滿了都市理想國的幻想，其實他是農村出身。畫作中高密度的都市景象，以及對建築細部的重視，實是視覺的盛宴！（圖 6）

Marcel Storr 來自法國巴黎（1911-1976），生前是位清道夫。在他的幻想中，未來巴黎將面臨不可避免的核子爆炸而因此毀滅，他的理想國將在災難後的破瓦廢墟中誕生。雄偉的建築群、壯麗的大教堂和迷宮般的城市填滿他的畫作。本展中有一整個暗室都是他的作品，數量非常驚人。在黑暗中閃閃發亮的畫作，令人嘆為觀止，同時卻也十分詭異。（圖 7.8.）

去年剛離世的 Paul Laffoley (1935-2015) 來自美國，他的創作融合哲學思想、建築設計與科學研究，複雜精密的結構活躍於他的繪畫、平面圖、剖面圖和模型中。宇宙時空、自然科學、宗教哲學、幾何構造等複雜理論，化為精密細微的建築（圖 9.10.11.）





來自法國的 André Robillard (1931-) 作品佔據了一整個角落，他的火箭、太空人、槍枝模型不但數量繁多而且種類豐富。走近仔細一看，我不禁莞爾，原來這些武器與科技，竟是家用廢棄物拼裝而成：寶特瓶、罐頭、洗衣精筒子、廢棄小家電的馬達、水管、電線、燈泡、填充玩偶、垃圾桶、壞掉的手電筒、拐杖、洗衣籃、牛奶罐、腳踏車的鏈子等，到了他的手上都成為精銳的裝備！Robillard 目前已有 85 歲高齡，一生受到精神疾病困擾，也幾乎一生都在收容所渡過，33 歲時發現用回收物製作槍枝模型是減輕精神惡化的妙方，從此樂此不疲。過去的四十多年不斷有人告訴他，他是多麼偉大的藝術家！在 Robillard 眼中，這才是最瘋狂的事！（圖 12）

來自海地共和國的 George Liautaud (1899-1991) 天生就是多才多藝的鐵匠與自學成才的雕塑家，他的工作是使用回收廢棄油桶的鐵皮製造墓地十字架。他的手藝受到當地神明、巫毒教與基督教的靈感啟發，創作出許多神靈、鬼怪、傳說的混合物。Liautaud 是海地當代雕刻藝術的始祖，擁有許多子弟與追隨者。（圖 13）

Tomoyuki Shinki 來自日本 (1982-)，從他的畫作中能深刻感受到他對摔角、拳擊和柔道的著迷以及觀察入微。他的畫充滿動感，有的是選手正將對手甩出去；有的是選手來個飛天腳踢；也有的是選手們扭打成一團，身體糾纏在一起，根本分不清哪個身體屬於哪個選手。每張畫作都是精彩詼諧的畫面。（圖 14）

我非常喜歡這個展覽的名字 The Museum of Everything，這個概念包羅世間萬有萬象，而不是畫地自限排他偏見。它不只是美術展，也是個運動。它挑戰主流藝術界把非專業訓練藝術家排擠到藝術世界的邊緣，甚至給他們貼上「不是藝術家」的標籤！它提醒我們「先看作品，而不是根據作者是誰來評價判斷」！每個作品都是一個夢幻仙境，有的天真純潔、有的陰暗晦澀、有的驚異冒險、有的奇幻異想，有的讓我體會到自然生態與天氣變化的美好，有的提醒我觀察細小微物的喜樂，有的令我不禁再次歌頌想像世界的奇妙與廣大！這個展覽讓我的生命與視野更加豐富、深廣。這些作品呼應著藝術的初衷，那就是「藝術的力量」與「藝術的目的」，可悲的是這藝術的核心早就被功利薰心的所謂藝術家所遺忘，反而被完全缺乏藝術目的的創作者重新拾回，他們無法控制自己龐大的創作慾，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不斷地創作。這個展覽也再次提醒了我：創造力是發自內心的，你不需要知道自己是藝術家才能創造藝術！你不必受到教條、理論、常規、慣例、俗套的限制！強烈的創作欲望，就能帶我們到達自己想去的地方！